



## 一、概况

南窖乡位于房山区的中部山区，大房山西北山麓。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最高点是大房山的主峰猫耳山，海拔 1307 米，最低点是花港村刘家台处的河谷，海拔 192.2 米，大部分地区处在 203~700 米之间。域内是由西南折向东北的大房山主脉及延伸的三列东—西走向余脉间沟谷组成。

南窖乡北、西北同佛子庄乡相邻；东、东南同周口店镇相望；西、西南与霞云岭乡接壤；南窖乡面积 40 平方公里，乡政府距 108 国道 8 公里，所辖南窖村、水峪村、中窖村、北安村、南安村、三合村、大西沟村、花港村 8 个村，共有人口 3707 户，8553 人。

## 二、名称由来

南窖名称的由来可追溯到金代，据《金史》大金集礼卷：金于大安元年(1208年)奏帖记载：“坟山以过轳轳岭有南郊涧道隔断山势，封侯四至周围地里，封侯西至轳轳岭二十三里。”坟山即金陵，轳轳岭即今猫耳山大岭，南郊涧道即南窖沟，这是南



古民居

窖名称最早出现在正史的记载，后因南窖地形如窖改称“南窖”。

### 三、古村落形成

金朝章宗为谒陵，在南窖大房山兴建高山行宫——崇圣宫和白云亭。南窖在金代曾驻军护陵，禁止在大房山采樵弋猎。

元末战乱连连，一些难民为躲避战乱，翻越大房山，来南窖地区居住。明朝永乐年间的几次大规模移民，是南窖地区发展的初机，这时大西沟的冯，西安、北安、三合村的付、沈、蔡；水峪的杨，南窖的霍，花港的隗等山西移民，先后加入了南窖地区的开发。他们开荒造田，植树种柏，修坟建庙，子孙繁衍。南窖村中的玄武庙建于大明年间，明嘉靖年间，南窖真武庙有重修的记录，南窖小学的石碑为证。

经过明、清两朝南窖先民的辛勤开发，南窖地区逐渐繁荣起来。据清康熙志记载，房山县 179 村，其中就有南窖、水峪两村的记录。清后期，随着南窖地区煤炭的大规模开采，逐渐繁衍成为南窖乡今天的八个行政村。

### 四、建制沿革

1208 年（金大安元年），封侯四至划定陵区范围，南窖地区属于皇陵陵区管辖。1189 年（大定二十九年），为奉山陵，始析良乡、范阳、宛平三县边地置万宁县。这时，南窖地区属万宁县管辖。1191 年（金明昌二年），大金朝将万宁县改为奉先县，南窖隶属也随之改变。

1290 年（元朝至元二十七年），奉先县更名为房山县，历属大都路涿州。南窖地区隶属于房山县管辖。

1421 年（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顺天府（今北京），今北京地区和河北省直接隶属中央管辖，所以称为直隶。南窖隶属明顺天府管辖房山县。

清仍袭明制，设顺天府领县 5 州 22 县，房山为其涿州领县，南窖地区仍归房山县领属。

1728 年（雍正六年），将房山县原隶属顺天府涿州，改为直接隶属顺天府。

1914 年，房山县改属京兆地方管辖，直接由国民党中央管辖。

1916 年（民国五年），房山县改设 5 个区，其中五区驻北窖村，后移治南窖村。下辖陈家台、南窖、大安山、葫芦棚、下寺等 19 个村。

1928 年，南京蒋介石政府成立，将房山隶属河北省涿州。

1938 年 4 月，房良联合县救国会成立，组织起以煤窑工人为骨干，并有原五区自卫团部分成员参加，这是第一支由抗日民主政权领导的抗日武装房良七支队。南窖地区受房良联合县管辖。

1938 年底，日军占领南窖地区，南窖地区属敌占区，有地下党员活动。

1945 年 8 月，南窖地区属解放区民主政权——房山县七区。

1949 年 10 月，平西煤矿公司改名为京西煤矿公司。南窖地区属京西煤矿公司管辖。

1952 年 9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撤销了京西矿务处，成立京西矿区人民政府。南窖地区此时隶属京西矿区。

1958年4月，建北京市周口店区，原京西矿区的南窖划归周口店区。

1958年9月，周口店区废除乡镇建制，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全区设8个公社，南窖属于河北公社。

1960年，中央决定撤销北京市昌平、通州、顺义、大兴、周口店五区，设立房山县，南窖地区此时隶属房山县。

1961年，房山人民公社规模调整，全县分31个公社，南窖公社建立，隶属于房山县。

1968年，房山革委会成立，南窖公社成立革委会。

1981年1月1日，北京市矿务局工农区成立，南窖、河北、史家营、大安山等5个公社划归北京市矿务局管辖。

1983年，南窖公社更名为南窖乡，成立乡政府成立，隶属北京市矿务局工农区。

1993年1月，撤销北京市矿务局工农区，南窖乡划归房山区管辖。从1993年至今，南窖乡隶属房山区。

## 五、民国时期

《房山县志》记载在卢沟桥事变前，仅三安子就有煤窑50座，井下工人达1000人，日产煤200万斤。同时，一些官僚资本也来，据农商部统计，仅三安子一带由高线运至坨里的煤炭全年达二十万吨上下。1913年（民国十一年），任济安在北安，建车大矿；矿区面积3492亩99分1方丈75方尺。

1914年，房山县改属京兆地方管辖，直接由国民党中央管辖。同年，记载在安子——前山的大房山麓共有煤窑24座。

1914年，南窖、北窖、安子、英水等村代表就高线津贴被侵吞一事，与豪绅代表相约河北铁瓦寺，痛打贪占津贴的豪绅并迫其理清账目，退还赃款。

高线日运煤达千吨。南窖地区的一些地主靠出租地权成了富甲一方的豪绅，他们日进斗金，豪宅大院，北安的当结院、水峪的杨家大院等就是这样建成的。

1916年（民国五年），房山县改设5个区，其中五区驻北窖村（后移治南窖村），下辖陈家台、南窖、大安山、葫芦棚、下寺等19个村。

1919年，房山县有初等学校198所，南窖小学就在其中。抗战爆发前，房山县的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姜时喆曾在南窖小学教书，王友吾在北安教书。

1926年5月，直系军阀张英华以采伐后即军饷为名，前站房山运煤高线垄断经营，长达两年之久。



古巷

1929年，在高线路濒于倒闭之际，不得不由政府组织银行团接管，由钱晴峰出任经理。此后运力逐渐复苏，虽未达日运千吨的水平，然已达日运500吨左右。

1930年，王友吾在南窖安子任教，后县府招考区长，王友吾

考取，先任职三区，后被任职南窖五区，当时高线工人受工头打骂和欺诈，怒砸机器，友吾仗义执言，资方将官司打到北平，友吾始终站在工人一边，经过几个月的牵连，最后工人胜利。后因工人殴打护路巡警，友吾受牵连，被免职。

## 六、抗日时期

1937年，房山县保卫团解体，南窖所属的房山五区在区保卫团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卫团，团长谢景波，兵力由40人发展到60人。

1938年3月，时任中共房涞涿县游击大队长的包森和警卫员孙乃漠应进步知识分子姜时喆（佛子庄人，南窖小学教师）的邀请，越过大房山来到房山五区的南窖地区开辟工作，包森的到来受到南窖各界的欢迎。包森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各界枪口对外，共御外辱。包森的演讲激发了一大批南窖的青年的革命热情，包森介绍包括当时南窖小学的教师姜时喆入党，建立基层党组织。在包森的影响下，霍良、傅伯英、罗化知等一大批南窖子弟投身抗日战场。同时，包森的到来也吸引了房山地区的一批爱国人士赶奔南窖，如王友吾、蒋维平。一时间，南窖成了房山抗日的中心。包森在南窖点燃的抗日烈火很快成了燎原之势，迅速扩展到大房山和百花山地区，从而奠定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1938年4月，房良联合县救国会成立，组织起以南窖煤窑工人为骨干，并有原五区自卫团部分成员参加的第一支由抗日民主政权领导的抗日武装房良七支队。从此，南窖五区自卫团正式改编为抗日武装。

1938年，晋察冀军五支队干部郭方、杜伯华等来到南窖。

1938年5月，于房山长操村成立房良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南窖西安青年傅伯英在时任房山工委书记郭方和县长杜伯华的介绍下，成为房山地区最早的一位共产党员。将房良七支队和八路军五支队一个连合编，组成房良联合县县大队，统编为平西游击四支队。

1938年底，日军入侵南窖，开始构筑据点长期盘踞，并以此为据点，多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围剿。

日军为巩固其法西斯统治，在南窖村、北安村、花港村修炮楼，汉奸走狗们在南窖地区横行霸道，借修岗楼为民，欺压乡里，盘剥百姓。仅南窖村北山梁建立的中心岗楼，常驻日军就有六七十人。

高线也落入日军之手，日军魔爪开始疯狂地掠夺煤炭资源，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同时强化南窖治安，建立自卫团、护路队。

1939年秋，为控制河套沟的煤炭资源，日本强征民夫，修坨里至南窖的公路，路宽4米，长约35公里，属砂石路。

1939年12月，八路军九团攻打日伪占据的南窖和北窖高限公司，炸毁北窖高线站锅炉两台。

1940年1月26日，八路军九团攻打北窖高线公司，炸毁高线站锅炉两个，造成坨清高县停运。

1940年3月9日—22日，日军从南窖据点出发，经下石堡—北直河—杨林水，一路烧杀强掠后，返回南窖据点。冀热察挺进军在这次“春季大扫荡”中，在游击队、民兵和广大群

众的配合下，经过 14 天 30 多次的战斗，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日军在汉奸的指引下，进入南窖水峪村，烧毁房屋几十间。

1940 年农历三月间，驻南窖日军小队长——秋本率领十几个日军和三十多名伪军，到霞云岭“清剿”。隗合宽领导的上石堡的民兵进行伏击，只用两颗地雷，炸死日军一名，炸伤日伪军多名。民兵缴获步枪一支、手榴弹 15 枚、子弹袋三个、子弹 40 余发。

1940 年农历八月初五，南窖日伪军在中队长星野的带领下，到霞云岭扫荡。上石堡的隗合宽组织民兵在上石堡的凉水泉伏击日军，战斗中缴获三八大杆枪三支、子弹十余发、手榴弹六枚、东洋马一匹。

1940 年秋，日军为准备秋季扫荡，派遣三辆汽车载着 100 多名鬼子，增援南窖据点，路过佛子庄，遭到八路军某营的伏击。战斗中，击毁军车两辆，击毙日军六十多名，缴获六十多支三八大杆、两支手枪和两挺机关枪。我军无一伤亡。

1940 年秋，日军纠集更多兵力，号称“十万大军”，对平西抗日根据地扫荡。其中一路从南窖出发—长操—石板房—柳林水—史家营—金鸡台—大安山红煤厂。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南窖北安人罗化知带领一区党员、干部，掩护群众，坚壁清野，不幸由于叛徒出卖，被日伪军活埋，壮烈牺牲。

1940 年 11 月，汉奸头子南窖人杨大金率领日伪军三十多人，直扑霞云岭上石堡村，将房良联合县上石堡村党支部破坏，将书记于进琛及干部李甫贵、王兴云、谢景申抓捕，并将其押到南窖日军据点加以杀害，史称“房良一区事变”。

1941 年，霞云岭土匪头子石秀珠逃到南窖村日本炮楼当上了汉奸队长。县领导利用“反间计”，给石秀珠三封假信，并由给日军做饭的地下交通员带进炮楼，设法让日军小队长秋本发现。秋本上当，当场枪决了石秀珠。

1941 年 3 月 30 日始，日军在南窖实施“强化治安运动”，建立所谓“建立东业新秩序”，实际则是积极的“防共”反共。具体内容是强化南窖地区的伪军和日伪政权建立起自卫队，由程子良出任伪自卫团团团长。同时，强化保甲制度，将南窖地区年满 15 周岁—40 周岁男丁编入保甲自卫团，强行训练，巩固自在南窖的殖民统治。强制与引诱南窖青年加入新民会、兴亚会，进行奴化教育。

1941 年春，房山县宣传部长赵然通知南窖的地下联络员用“反间计”挑拨杨天沛、杨万芳、杨大金的关系，地下联络员鼓动杨大金到杨天沛、杨万芳处借白面和猪肉，使双方产生矛盾。农历二月初二是日本的“樱花节”，霍良、肖南、隗合宽潜伏到日军岗楼的铁丝网上插桃花，然后来到对边山头对日军喊话，来动摇日军军心。日军调查此事。我内线鼓动杨天沛、杨万芳到日军中队长星野处告状，诬陷杨大金不满皇军，是他插的桃花。星野十分气愤，在南窖河滩将杨大金就地枪决。

1941 年 7 月 7 日—9 月 7 日，日军在南窖实施“第二次强化治安运动”，历时两个月，其重点是“实行剿共，巩固治安”。

1941 年 7 月—10 月，华北司令冈村宁次派遣 10 万日军，采用“铁壁合围”战术，南窖日军从红煤厂、涿县出发，向张坊汇合，沿拒马河谷进犯。这路日军一路扑空后，就沿途烧杀，践踏庄稼。8 月 23 日晚，日军进犯房涿涿联合政府所在地十渡，八路军九团二营某排为掩护机关、医院、部队撤退，在八里塘阻击敌人，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除一人负伤昏厥

生还外，全排八路军壮烈牺牲。

1941年11月，日军在南窖实施“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其重点是“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心是强力统配物资，完全控制人民一切生活物资与日用必需品，而组织“粮食组织”垄断粮食，则是此项强化治安的主要任务。日军对出山、进山的路口均设立封锁线，禁绝粮食、煤炭、食盐、木材、化学药品、纸张、棉、丝等物品出境。



古桥

1942年，春至夏数月未雨，地裂禾枯，颗粒无收。翌年，饥馑发生，饿殍斥野，老幼相弃。加之日军的第三次强化治安灾区的经济封锁，百姓遂剥树皮掘草根以食，南窖百姓度过了有史以来最困苦岁月，老人提起至今不寒而栗。老人讲的这一事件就是“民国三十二年”。

1942年春，房山、良乡两城日伪军1000多人，从坨里进山，绕行几十里至南窖。稍作休整，在奔袭霞云岭地区时，遭各村民兵地雷的轰炸，狼狈退回。同年秋，南窖日伪军200多人，进犯我根据地。上石堡民兵利用地形同敌人周旋，毙敌1人，伤5人，终使敌人退回。在这次扫荡中，驻南窖据点100多名日伪军偷袭了八路军驻地山神庙（金鸡台和柳林水交界处的平台上），八路军这个连凭借地势同日军展开对攻。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军损失惨重，有十几名八路军牺牲，二十多名战士负伤。这就是山神庙阻击战。

1942年，日军实行“第四次强化治安”和“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对根据地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日军在其占领区，征调民力，沿大房山一线挖封锁壕、设关卡、置重兵，致使山外物资运不进根据地，根据地的土特产运不出，加之，这年大旱，造成根据地的经济十分困难，粮食、布匹、食盐、医药、火柴极度匮乏。南窖地区的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日伪的重重封锁，贩盐、粮、药到根据地，至今在老人中还流传着为八路军贩盐商贩，被日寇灌辣椒水、鞭打、坐老虎凳的故事。

1942年8月，隗合宽率领五名民兵来到南窖，摘掉高线路护路队设在北安村黄土梁、青港上站和下站的电话，这次行动缴获电话三部、手枪一支。在以后的半年里，隗合宽搞掉敌人14部电话，缴获甜瓜式手雷二十多枚、电话线500多公斤，破坏了日军的煤炭运输。

1943年春，隗合宽率领两名游击队员来到南窖，在游击队内线伪警察所巡长——南窖人王铁子的帮助下，除掉了原霞云岭庄户台汉奸郑国臣和水峪村汉奸陈芬。

1943年秋，隗合宽带领四名游击队员，化妆混进南窖村，夜里抓捕了特务大队长——程子良，将其押解到解放区，第二天在庄户台召开千人大会，公审汉奸程子良，并将其处决。

1944年10月13日，驻南窖日伪军二百多人，向北直河扫荡，北直河共产党员——谢庭俭。将敌人骗入沙湖港，自己设法逃脱给八路军送信。八路军在青湖根附近伏击，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打死日军5人，打伤20多人，俘虏伪军2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子弹千发、甜瓜式手雷40多颗、望远镜一只。

1944年10月—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在南窖统治摇摇欲坠。这时，南窖的水峪

等村成了八路军的游击区。

1945年7月，八路军接连攻克花港、安子、南窖的据点。抗战胜利前夕，日伪军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八路军七团的王团长带领的一个连、房山七区武工队政委霍良率领的武工队、上石堡隗合宽带领的民兵共400多人，进攻南窖据点，经过激战，大部分日伪军被消灭，日军中队长带领残兵败将仓皇逃往河北，被日军蹂躏七年之久的南窖人民得到了解放。

## 七、解放战争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南窖开始斗地主、分浮财、分田地。解放区政府宣布：废除包办婚姻，禁止养童养媳，实行男女婚姻自主。各村凡18~55岁者，组织起来分别组建青年救国会、模范队、基干队。妇女儿童组织起妇联会、儿童团。设民兵小队、中队、大队，民兵平时负责保卫根据地，除奸反特，站岗放哨，战时负责“坚壁清野”，掩护群众转移，组成运粮队、担架队，配合正规军作战；遇有小股敌人，寻机歼灭。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恢复县党部，更新保安队，李仲三任国民党房山县党部书记兼房山县长、房涞涿三县剿共联防总司令。他担任县长后，大肆盘剥百姓，要粮要款，弄得百姓苦不堪言。同时，他疯狂开展反共防共活动，杀害共产党干部几十个，欠下了累累血债。

1945年12月7日，解放区独立团通过内线消息得知：李仲三北平开完会，准备乘坐北平开往房山的客车回房山，同去的还有房山县警察队的张景贤。得知这一消息，独立团于17日，派一个连深夜埋伏在前阎村——小董村的公路旁，实施截敌任务。深夜12点左右，从北京开往房山的两辆大客车来了。独立团的战士们一拥而上，将客车团团围住。下令车上的人，到旁边的一家院内进行检查，发现李仲三和随从就在车内。李仲三等人想蒙混过关，乘黑夜进院时，将武器偷偷用土埋在猪圈旁边。对其搜身时，没有发现武器，李仲三暗自高兴，不料被认出身份。李仲三被截得消息传到房山，房山保安团率队追赶，行至坨里村时，同掩护的独立团遭遇，双方进行了激战。同时，敌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行动。12月22日，保安队进剿南观附近的赵各庄，抓住我抗联主任张炳星、政委王新民。

独立团的战士们押着李仲三及随从，沿着大石河谷，经坨里—河北—红煤厂，来到当时我房山县政府所在地——南窖村。县政府对李仲三进行了审讯。然后，将其押往门头沟平西专署监押。

1946年初，经南窖解放区一带人民的强烈要求，李仲三又被押回南窖村的县政府。县政府在南窖戏楼召开了公审大会，大会宣布：李仲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45年底和1946年春，南窖开展减租减息和清算复仇运动。这时，不甘心失败的逃亡汉奸、恶霸、地主、流氓，以东庄子恶霸地主殷耀东和坨里日伪大乡乡长郑师桥为首，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在长辛店成立“还乡团”。

1946年初，国民党为抢夺李仲三的遗骨，由还乡团打头阵，房山县保安大队偷袭南窖解放区，将李仲三的遗骨取回。

1946年，南窖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没有土地的贫苦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他们主动建立识字班，学习文化知识。

1946年6月，国民党进军我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还乡团尾随国民党政府军队向解放区进犯，南窖地区是他们进犯的重点区域。他们杀干部、抢财物，无恶不作。

1947年2月，房、良两县开始土地复查运动，南窖地区各村成立贫农团，同时团结中农参加清算斗争。经过斗争，涌现一大批骨干，壮大了党组织，巩固了解放区。

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军300余人，分三路进攻南窖、北窖、三安子。民兵在大房山设防，鸣枪示警，通知百姓坚壁清野，并在沿路要道埋雷，以阻止敌军进攻。敌军一无所获，只能当夜返回。



水峪村杨家大院

1947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国民党为保住平津地区，加强了军事控制，组织起反革命暗杀组织“黑杀团”；还乡团、保安队多次对解放区袭扰。他们杀害解放区干部、群众160余人。其中，南窖北安村的罗宗烈牺牲于王老铺、罗宗道牺牲于河北省涿县；中窖村的朱润普牺牲于蒲洼村；水峪村的王忠牺牲于水峪村、王知牺牲于南车营村。

1948年2月，南窖地区开始纠正土地复查、平分中的左倾错误，解决了严重侵犯中农、工商业者利益、土地分配的不均问题。经过复查和纠偏，南窖地区的土改任务基本完成。

1948—1950年底，为巩固解放区，开展了清剿土匪打击会道门的斗争，收缴枪支弹药的活动。

1949年，南窖各村建立农校，农民参加冬学、识字班学习。

## 八、工业发展

南窖地区的真正繁荣，是大房山麓煤炭资源的发现和大规模开采。

自元、明、清，采煤的主要用手持镐刨煤，井下照明是矿工的矿石灯或马灯，矿工拉着窑筐或用荆条背篓、口袋将煤运出地面。各窑夏天霪雨（淹窑）闭窑，秋后开业，工人多从附近村庄招募，也有翻越大房山来此谋生的，窑主以斤计酬，或背或拉，出煤过秤，伤残自负，窑主概不负责。窑工下窑期限自便，或一两个月，或三四个月；一日做或时间和做活量不限，惟以煤斤数计酬；何时结账，窑工自便。在清乾隆年间，出现一种残酷的包身工制度，当地叫“关门屋子”，或有契约或无契约，工人卖给窑上，通常从秋后开窑至来年淹窑，窑主为防止窑工逃走，扒光窑工的衣服，将窑工关在黑屋子里，严加看管，每天强迫窑工劳动十三四个小时，背煤或拉煤均有定额，窑工完不成定额的，或毒打或责罚，窑工过着非人的生活，死伤自负，窑主概不负责。几个月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除非家庭极贫无法生活或遇到地主恶霸逼债别无他法，绝不行此卖身之法。

1868—1872年，德国人李希霍芬调查京西煤炭资源，写了《中国煤矿业简表》。其中记载：南、北窖的运煤通道，主要是沿大石河谷过红煤厂、河北、磁家务运出山外。毛驴每

驮约百斤，骡马能驮 200~400 斤，骆驼驮量 300~500 斤，部分煤炭用大车运输。

当时的煤炭运输的路线有三条。东路是沿北安向东翻越大房山东大岭，过车场、洪寺到房山县城；此路山危径险，然而却是沟通山南山北的最捷之径。至民国年间，驮队仍然连辘不断。另外两条分别是：安子至三合村过大南岭到长沟峪、黄山店；沿南窖河道过红煤厂出河北到坨里。

南窖地区的煤炭是优质的无烟煤。灰分少，热量高，当时称南岭高磨。特别是它的十五槽煤，用它烧水，可以催动铜钱在锅底翻动。

光绪十年（1884 年），房山共有 16 座官窑，其中南窖有官窑，如南窖村窑、水峪村窑、安子村窑。

由于运煤交通每年因洪水毁损，严重影响本地的煤炭生产发展。到了清末民初，官僚资本开始进入煤炭行业。

1906—1907 年，天津商会王贤宾、陈梓臣等盐业特许经营权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 300 万两白银。经直隶总督袁世凯批办，勘修高线。修建初期，河套沟各村乡绅以影响生计为由，群起攘扰，后经官方运作，方平息。“倒线”运动影响最大的是房山县高等小学教员，东庄子人殷祖盘，他作为河套沟的代表，诉至北京，被押于监所，在官商联手的虐待迫害下，忧愤成疾致死，年仅 28 岁。

1908 年，坨青高线开工建设。

1910 年（民国八年），坨里—前山杏园的 20 华里的高线路竣工。同年，余杰臣在南窖三安子，建三安子矿和漏子矿，其中三安子矿，矿区面积 3544 亩；漏子矿矿区面积 1365 亩 8 分 7 厘。

1911 年（民国九年），前山—红煤厂 20 华里的高线路和前山—清港的三十华里的高线竣工。修建成了的坨青高线，南起南窖清港沟，北至坨里。途经磁家务、杏园、英水、北窖等 27 个村，长 74 里。它以蒸汽锅炉为动力，分为十三站。清坨高线的修建，刺激了南窖地区的煤炭生产。随着清坨高线的修建，先进的采掘技术也在采煤中使用，安子的车子窑铺设轨道，用木制车厢将煤炭推出矿井。

据《房山县志》记载在卢沟桥事变前，仅三安子就有煤窑 50 座，井下工人达 1000 人，日产煤 200 万斤。同时，一些官僚资本也来了。据农商部统计：仅三安子一带由高线运至坨里的煤炭，全年达二十万吨上下。不久，坨青高线归官办，修高线所借的德华、江理、道胜等外行本息 900 余万元无力偿还。德、法、俄三国领事遂与清廷交涉，逼清廷偿付白银 700 万两。高线债务纠纷引发国际纠纷，本属一般的债务债权案，因德、法、俄三国领事出面，搞成一件外交事件，清政府屈从于外国压力，赔偿白银 700 万两。天津王贤宾、李子赫等十大盐商债台高筑。此案涉及甚多，时间长久，抗战爆发前才告结束。

1913 年（民国十一年），任济安在北安，建车大矿；矿区面积 3492 亩 99 分 1 方丈 75 方尺。

1914 年，房山县改属京兆地方管辖，直接由国民党中央管辖。同年，仅在安子—前山的大房山麓共有煤窑 24 座。

1914 年，南窖、北窖、安子、英水等村代表就高线津贴被侵吞一事，与豪绅代表相约河北铁瓦寺，痛打贪占津贴的豪绅并迫其理清帐目，退还赃款。

高线日运煤达千吨。南窖地区的一些地主靠出租地权成了富甲一方的豪绅，他们日进斗金，豪宅大院，北安的当结院、水峪的杨家大院等就是这样建成的。

1926年5月，直系军阀张英华以采伐后即军饷为名，抢占房山运煤高线垄断经营，长达两年。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军阀混战，高线路权几易其手。军阀只知攫利，不知维护，致使高线路频频停运。

1929年，在高线路濒于倒闭之际，不得不由政府组织银行团接管，由钱晴峰出任经理。此后运力逐渐复苏，虽未达日运千吨的水平，然已达日运500吨左右。

1930年，王友吾在南窖安子任教，后来县府招考区长，王友吾考取，先任职三区，后被任职南窖五区。当时高线工人被工头打骂和欺诈，怒砸机器，王友吾仗义执言。资方将官司打到北平，王友吾始终站在工人一边，经过几个月的牵连，最后工人胜利。后因工人殴打护路巡警，王友吾受牵连，被免职。

“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南窖三安子有煤窑50座，雇佣1000多人，日产煤炭200万斤，煤价每百斤煤炭价值3斤小米。

抗战期间，日伪限令南窖一带的小煤窑所产煤炭，均不得私售，而由其垄断经营，所有煤炭必须交日本人设的“收煤处”。据不完全统计，经由坨青高线输运到坨里，经铁路载运的煤炭：1938年为10.57万吨，1939年为9.24万吨，1940年为17.29万吨，1941年为19.36万吨，1942年15.33万吨，几年合计71.79万吨。

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掠夺煤炭资源，造成煤矿狼籍，窑数减少，产量降低。据统计当时南窖地区有煤窑30座，工人600人，日产量100万斤，煤价每百公斤值小米1斤。

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有煤窑5座，工人50人，日产原煤10万斤，煤价每百公斤值小米3.5斤。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坨青高线路由原来持股人谢紫佩、高云鹏等经营。

1946年，为了不使高线成为国民党发动内战所用，解放区军民分数次将清坨高线拆毁，拆的钢铁运到平西兵工厂制造武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日，平西煤矿公司改名为京西煤矿公司。

1950年，10月1日，京西煤矿公司改名为京西矿务局。

1952年5月，京西矿务局成立勘探队，开始对京西地区进行煤田勘探。

1960年，长沟峪煤矿恢复工程竣工投产。同年，修南窖至车子窑高线，将车子窑所产煤炭输运到南窖。

农村集体化后，北安、西安、三合村、中窖四村开设煤窑，采取原始采煤方法，后在北安境内设乡煤矿，旨在解决当地百姓烧煤问题。

1990年后，开始探索改革，实行承包、租赁、联营等方式经营。同年，统计房山年产万吨以上的煤矿南窖有：

名称	隶属	人员	产量
三合村振兴煤矿	三合村	107	2.4
中窖村煤矿	中窖村	80	2.5

南窖村煤矿	南窖村	72	1
西安村煤矿	西安村	115	2.7
西安村二矿	西安村	100	1.9
北安村煤矿	北安村	133	2.7
三合村煤矿	三合村	78	1.8
乡办煤矿	南窖乡	196	4

1993年1月，南窖乡重新划归房山区管辖。南窖乡开始大力发展煤炭生产。

到了20世纪初，南窖乡全乡8个行政村中有南安、北安、三合村、中窖、南窖五个村生产煤炭，煤炭生产作为主导产业，全乡由5个产煤井口增至11家煤矿24个井口，煤炭年产量最高达47.2万吨，煤炭行业实现收入2.43亿元，占全乡经济总量的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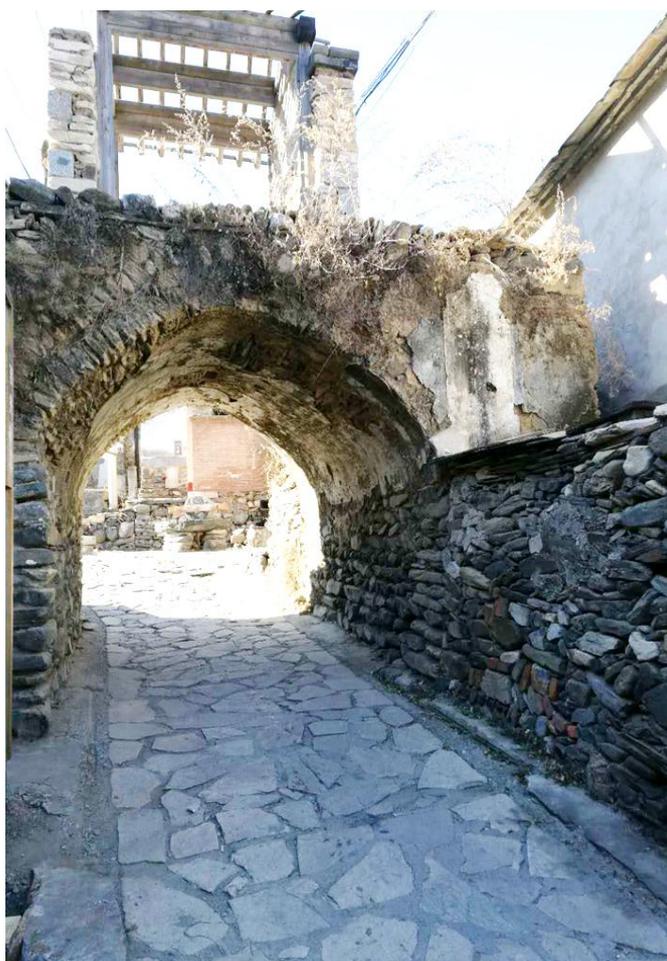
2001年，国家对煤矿采取先井压产的政策，南窖乡煤矿数目减少到5座。

2005年9月，南窖乡的11个煤矿全部停产，其中9家煤矿关闭。

2006年底，北京鑫华双安煤炭有限公司、北京市众福煤矿两家企业实现收入3308万元。

2006年底，南窖煤矿全部关闭。南窖乡党委、政府，在打击非法开采的同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尝试建立新的主导产业。

2008年7月7日，北京市第一个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北京南窖新源煤矸石科技有限公司煤矸石加工基地作为本市资源综合利用的示范项目建设完成，并正式投产。



水峪村西瓮门

## 九、农业

南窖地区的最早居民开垦荒坡，整治梯田，种植谷子高粱、玉米、黍子、豆子，种植核桃、栗子、花椒、柿子、桃、杏、梨等果树。清末，煤炭大规模开采，大量劳力涌入，人口激增，农业已失去主导产业的地位，煤炭生产成为支柱产业。

解放以后，特别是实行农村集体化后，重视农业生产，农业的粮食产量和果品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劳动生产力低，土地贫瘠，水力资源匮乏，再加上人口激增，粮食始终不能自给，没有摘掉吃国家返销粮的帽子。

从 1993 年至今，经历了三次经济转型。

第一次经济转型：1993 年至 2010 年，南窖乡从北京矿务局工农区办事处划归房山区，煤炭开采成为主导产业后，农业、林业生产严重萎缩。

第二次经济转型：从 2010 年至 2017 年，南窖乡响应市、区政策要求，关闭煤矿，退耕还林，建立生态涵养区，全乡的生态环境逐渐改善，农业生产、林业生产退出个体承包经营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各村集体生态采摘园建设。

这一时期，南窖乡各村建立了一村一品经济发展模式：

南窖村——新建板栗种植基地。

花港村——种植花港村高山九九桃王采摘园和山坡黄芩茶种植基地，并注册了黄金茶商标。

水峪村——京枣 39 采摘基地和中华圣桃采摘园。

大西沟——黄嘴杏种植基地和西梅花谷种植园。

中窖村——建有良乡板栗种植园和板栗加工合作社，北方最大的草本咖啡种植和加工标准化基地，并注册了良乡板栗商标。

但由于地处深山，农副产品的商品化低，在市场中没有竞争力，男劳力外出打工，组织妇女成立护林队，一村一品的采摘经济逐渐萎缩。

第三次经济转型：随着水峪村、南窖村传统古村落保护利用试点，农业经济开始向民俗旅游产业转型。

## 十、商业发展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南窖地区的大规模煤炭开采，使南窖地区更加富庶起来。煤炭的大规模开采使南窖人口激增，商贾云集，店铺林立，驼煤的商队来来往往。南窖村的富庶，可从南窖老街略见一斑。南窖西庙倒落的残碑，记录着光绪年间重修庙宇的各商家的捐款记录。



南窖古商铺

南窖古商街地处南窖村，西起南窖西庙（娘娘庙），东至南窖上庄，长一公里。当时南窖古商街有义和祥、义和城、北大楼、老盐店、李家铁匠铺、果子铺、黄酒铺、马鞍铺、聂家铺、轿子铺、棺材铺、杨家赌场、霍家老店等几十个老商铺，当时煤炭贸易繁荣发达，南窖古商街成为北京西山地区一个著名的物资集散地。以煤炭运输业为主，油盐酱醋茶、布匹、胭脂水粉、粮食等日常生活物资、加上走私商、军火商、私盐商、贩毒商，以及土匪、

帮派组织、朝廷衙役、地区商会等社会各阶层人士云集于此，形成了相当繁荣的景象。南窖古商街的建筑格局基本是一条长街的形状，房屋结构取材于当地青石和石板，街上除了许多商铺以外，还有当地乡绅的豪宅大院，房屋的艺术风格典雅古朴，大量装修了门楼绘画、木雕、砖雕以及山水诗文影壁，具有很深的文化底蕴。

水峪村是霞云岭、史家营出山的捷径，古村落商业也十分发达，古商道驼队往来，运出山货，买进生活日用品。

## 十一、旅游业

21 世纪初，煤矿关闭，南窖乡寻找替代产业。

南窖村整修了古村落、玄武庙、仁义局、戏楼，北安村觉醒寺、戏楼，三合村建立猫耳山山庄；花港村建设了金杏湾生态农业观光园、九九桃王基地，水峪村旅游接待中心、水峪村古村落、西山京枣 39 采摘园、水库游览景区、娘娘庙和瓮桥，中窖红岭佛山景区基础设施建设、良乡板栗采摘园、草本咖啡种植基地，大西沟建立黄嘴杏采摘园、西梅花谷。

水峪村以“四古”文化为名片，发展民俗旅游走在各村前列，水峪村民宿旅游蓬勃发展。

南窖村也申请历史文化名村，开发古村落，挖掘民间花会艺术。

2016 年以来，南窖乡党委、政府制定新经济转型发展规划：

南窖乡坚持“一个中心”：以建设首都北京独具“文化+”特色“文创小乡”为中心。充分挖掘全乡文化资源，以文化统领发展，串联各类资源和产业，培育“文化+生态”“文化+休闲”“文化+养老”的文化创意产业，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优势。

实施“两大战略”：“一路一村”战略。将胜南路建设和传统村落保护提到关系南窖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集中精力重力推动。

规划建立“四大功能区”：历史文化交流区（水峪村、南窖村）、户外文化运动区（北安村、南安村和三合村）、养老文化休闲区（大西沟村）、农耕文化体验区（花港村、中窖村），发挥各种功能区特色和优势，实行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古道依稀

随着南窖乡古村落保护和环境建设完成，南窖乡将再现“六百年古商镇”的繁荣。

## 十二、古商道

南窖地区的古商道主要有五条：

- 1.东线是沿北安向东翻越东大岭到车场、洪寺至房山老城区；
- 2.南线是由水峪村过三合村过大南岭到达长沟峪；
- 3.西线是南窖沟至红煤厂—河北—坨里地区。
- 4.西南线是由水峪村过糠谷岭至霞云岭乡大草岭，上石堡；
- 5.北线是从北安村过北窖大岭、上英水西安—前山—今河北镇。

最捷径是东线，安子—车场路，30里可到房山老城区。此山路危险，却是沟通山南山北的最捷之径，至民国年间商队不辍。

### 十三、历史文化。

南窖乡民间文化历史悠远，民间文化底蕴深厚。南窖乡历史上曾是女真政权大金皇陵的陵区范围。

元朝末年，战火连绵，百姓为躲避战乱，翻越大房山来到南窖地区。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几次大规模迁民，是南窖地区发展的初机。此时的南窖村西庙、玄帝庙、北安村庙、水峪村的娘娘庙在这时期得到重建。

南窖百姓企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南窖民间文化事业也逐渐兴旺起来，人们成立各种社团组织。大规模的祈雨组织“南六山会”产生并逐渐兴盛起来。祈雨地是距南窖二十八里的黑龙关的龙神庙。

每逢祈雨活动，“南窖花会”抬着龙神，由南窖村起步，经安子到北窖，再到佛子庄、黑龙关。长驱三十里，一路鼓声。每过一村，都要驻足耍上一番，直到黑龙关落脚，伴随传统的祭龙仪式，祈龙降雨。具体包括西安的白龙、南窖上庄的火龙、北安的黄龙、南窖的黑龙青龙雨龙、水峪骑龙。南窖地区南窖村的灯笼会、狮子会、银音会、炮会、礼佛会，水峪村的中幡会、大鼓会，北安村的叉会，西安村的钞子会，大西沟的把式会等民间花会组织逐渐整合到南六山会组织中来。

南六山会是集祈雨、祈福、庆祝等功能于一身的百姓娱乐组织，他通常由村里富户出资组织，由组织内的群众布施为辅助，将社区内百姓组织起来，进行求雨、庆祝活动。

随着煤炭的大规模开采和外运，南窖地区的人口激增，富庶一方，此时的民间文化艺术也空前兴盛起来。以南六山会为载体，各村民间花会空前活跃，民间花会的会员激增，活动规模空前。

进入21世纪，南窖乡党委政府以创建“文创小乡”为目标，加强民间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北安村的觉醒寺和戏楼；南窖村的玄武庙、西庙和戏楼；水峪村的娘娘庙；中窖村的观音阁得到重建或兴建。南窖村的狮子会、银音会、腰鼓队，水峪村的中幡会、大鼓会等民间花会得到恢复和发展。

其中，以“古宅、古碾、古中幡、古商道”的四古文化名村水峪，代表的南窖乡的民间文化呈现出勃勃的生机和活力。水峪村的百盘石碾，为吉尼斯“石碾收藏世界之最”。水峪村获“中国传统古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北京市最美乡村”北京市级水峪村为民俗文化旅游村”。

民间花会文化兴起，以水峪的中幡最具代表性。水峪村中幡队先后在“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等活动中展示，并与塔吉克斯坦国家艺术团同台

演出。在历届房山区“正月正”花会上表演，并成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窖乡有中心幼儿园 1 所，入学儿童 58 人，18 名幼教老师，也达到了市级标准，全乡基本形成集成教、小教、幼教于一体的大教育格局；寄宿制中心小学 1 所，软、硬件全部达标，实现了规模办学的要求，在校生 132 人，教职工 23 人，升学率达到 100%；有成人教育职业学校 1 所，专任教师 4 名，兼职教师 60 名，全年培训 3500 余人次；幼教、小教、成教规范化建设水平均达到了市级和市级更高标准，其中成教还作为全国成教协会理事单位参加了全国的成果展示。乡中心卫生院 1 所，建筑面积为 2600 平方米，医务人员 30 人，村级卫生室 5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2 个，卫生服务中心 1 个，实现了全乡医疗设施全覆盖。

全乡共有耕地面积 792 亩，有劳动力 3899 人。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谷子、杂粮等。粮食总产量 7.08 万公斤，干鲜果品总产量 198.5 吨，播种面积 789 亩。林业用地 3372.2 公顷，森林覆盖率 29.60%，林木绿化率 72.38%。

2014 年，各项税收完成 492 万元，同比下降 51.8%；农民人均纯收入完成 9982 元，同比增加 13.1%。农村经济营业收入完成 6691.5 万元，同比增长 7.9%；乡属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完成 5878 万元，同比增长 16.9%。

南窖乡各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一是与华凯集团签订了开发南窖乡框架协议，重点发展高端旅游业和“候鸟式”养老服务业。目前，在大西沟村村口的养老公寓项目土地平整工作已经完成，相关手续正在加紧办理中，预计很快就可以开工建设，迈出了我乡自关闭煤矿后产业



竹楼待客来

转型过程中最坚实的一步。二是金杏湾红酒庄园二期建设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三是投资 4786 万元的青港百碾景区建设项目全部完工。四是在 2014 年种植草本咖啡 1200 亩，草本咖啡基地建设项目稳步推进。五是投资 1035 万元，对南窖村、水峪村进行了农业开发小流域综合治理，目前已全部完工。六是投资 995 万元，在花港村桃山修建道路、种植桃树，目前已全部完工。七是投资 1001 万元，在南窖村种植樱桃、修田间路等，目前已全部完工。

南窖乡抓住国家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获得国家文化部颁发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入选首批 634 个“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4 年 2 月，水峪村“中国历史文化名称”称号获得国家住建部、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水峪村成为北京市第 5 个、房山区唯一 1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2014 年 6 月，全国第九个文化遗产日在南窖乡水峪村举行，并启动了北京市传统村落公益摄影作品征集活动与水峪村瓮桥修缮工程。2014 年，全乡共接待游客 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40 万元。

南窖乡有区级公路 11 公里，乡级公路 37 公里。8 个行政村全部安装了有线电视，无

线通讯网络已经覆盖全乡，共有深水井 14 眼、大口井 7 眼，充分保障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